

列宁论教育

吉林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系教育专业

目 录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 (1897年12月)	(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8月) (节录)	(31)
论政治同教育学的混淆 (1905年8月)	(35)
给喀普里党校学员尤利、万尼亚、萨维里、伊万、弗拉基米尔、 斯塔尼斯拉夫和弗马诸同志的信 (1909年8月)	(41)
论国民教育的政策问题 (对国民教育问题的补充) (1913年6月)	(54)
俄国学生的民族成分 (1913年12月)	(65)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 (节录)	(70)
论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任务 (1917年11月)	(80)
怎样组织竞赛? (1917年12月)	(82)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 (节录)	(92)
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8年6月)	(115)
关于苏俄高等学校的招生问题 (人民委员会决议草案) (1918年8月)	(117)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8年8月)	(118)
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 (1918年9月)	(123)
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9年1月)	(124)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 (节录)	(128)
在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说 (1919年1月)	(132)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3月) (节录)	(134)
俄共(布)党纲草案 (1919年3月) (节录)	(141)

致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1919年 5 月)	(148)
伟大的创举(1919年 6 月) (节录)	(152)
论国家(1919年 7 月) (节录)	(168)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1919年11月)	(173)
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 (1919年12月)	(183)
在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 2 月)	(188)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0年 4 月) (节录)	(194)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1920年 5 月) (节录)	(196)
青年团的任务 (1920年10月)	(203)
论无产阶级文化 (1920年10月)	(220)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11月)	(223)
论综合技术教育 (1920年12月)	(233)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1921年 1 月) (节录)	(239)
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 (1921年 2 月)	(243)
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1921年 2 月) (节录)	(246)
给教育人民委员部 (1921年 4 月)	(250)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 (1921年10月) (节录)	(252)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 (1921年12月) (节录)	(261)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1922年 3 月)	(263)
伊·伊·斯切潘诺夫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电气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序言(1922年 3 月).....	(275)
日记摘录 (1923年 1 月)	(278)
论我国革命 (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1923年 1 月)	(283)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¹

(1897年12月)

(谢·尼·尤沙柯夫“教育问题”。——政论的尝试。中学改革。高等教育的制度和任务。中学教科书。全民教育问题。妇女和教育。1897年圣彼得堡版，序言8页，正文283页。定价1卢布50戈比。)

—

尤沙柯夫²先生用这样一个标题出了一本文集，编入这本文集的是他于1895—1897年发表在《俄国财富》杂志³上的文章。作者认为，他的这些文章“包括了这些问题”即“教育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就是对于我国智育方面十分成熟、刻不容缓、但是还很少得到满足的需求的简述之类的东西”(序言第V页)。第5页再次强调，作者准备阐述的“主要是一些原则问题”。可是所有这些词句只能说明，尤沙柯夫先生喜欢漫无边际地思考问题，甚至不是思考问题，而是舞文弄墨。文集的标题就太大：事实上，从作为文集副题的文章目录就可以看出，作者阐述的根本不是“教育问题”，仅仅是学校问题，并且仅仅是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问题。这本文集所有的文章中间最为中肯的一篇是论述我国中学教科书的。作者在这里详细分析了目前普遍采用的俄语、地理和历史的教科书，并证明这些教科书根本不适用。如果作者不是那么罗嗦而使人感到厌倦的话，这篇文章读起来会更有趣一些。我们只想请读者注意这本文集中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中学改革的，另一篇是关于全民教育的，因为这两篇文章涉及到真正的原则问题，而且为了阐明《俄国财富》杂志所酷爱的思想，这些文章也是特别

典型的材料。格里涅维奇⁴之流和米海洛夫斯基⁵之流的先生们为了从敌对的学说中间找到一些异常荒唐的结论的例子，往往不得不到俄国打油诗的粪堆里去挖掘。我们为了同样的目的，并不需要采取这样不愉快的挖掘办法，因为我们只要领教一下《俄国财富》杂志和这个杂志的一位毫无疑义的“台柱”就够了。

二

尤沙柯夫先生给“中学改革的基础”一文的第2节加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学的任务。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见目录）。你看，标题就很引人注目，它答应给我们解释一个不仅在教育方面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都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引起民粹派和“学生”⁶之间的一个极大意见分歧的问题。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俄国财富》杂志的撰稿人对于“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究竟有什么看法。

作者完全正确地指出，“学校应该为生活培养人材”这个公式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在于生活需要什么和“谁需要”（第6页）。“谁需要中等教育，这就是说，教育中等学校的学生是为了谁的利益，为了谁的福利？”（第7页）问题提得很好，我们可能衷心欢迎作者，如果……如果这些前奏曲在以后的叙述中没有变成这样一些空话：“这可能是国家、民族、某一社会阶级和受教育者本人的利益和福利。”概念已经开始模糊起来，因为从这里不能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分裂成阶级的社会和非阶级的国家、非阶级的民族以及超阶级的个人是一致的！我们马上可以看出，这决不是尤沙柯夫先生的一时失言，而正是他一贯坚持的荒谬见解。“如果制定学校大纲时考虑的是阶级的利益，那就根本谈不上制定一个国立中学的共同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必然是等级的学校，并且它不仅是教育的机关，而且是教养的机关，因为它不仅应该进行符合等级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任务的教育，而且应该灌输等级的习惯和等级的行会精神。”（第7页）从这段话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尤沙柯夫先生不了解等级和阶级的差别，因而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淆起来。从他这篇文章的其他一些地方（例如见第8页）也可以看出他是不了解的，而令人奇怪的是，尤沙柯夫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几乎是

认真地谈到了这两个概念的本质差别。尤沙柯夫先生在第 11 页上说：“应当记住，往往（但决不是必须）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和宗教团体有时是特殊的居民集团的法律上的特权，有时是它们的实际权利。在前一种情况下这是等级；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阶级。”这里正确地指出了阶级和等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差别不在于法律上的特权，而在于实际的条件，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是以**法律上的平等**为前提的。等级和阶级的另一个差别，尤沙柯夫先生似乎也没有忽视，他说：“……我们……当时（即农奴制度废除以后）抛弃了……国家生活中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同时也抛弃了具有等级限制的等级学校制度。目前资本主义过程的加深，与其说把俄罗斯民族分成了等级，不如说把它分成了经济阶级……”（第 8 页）这里也正确地指出了把欧洲和俄国历史上的等级和阶级区别开来的另一个特征，即等级属于农奴社会，阶级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①。如果尤沙柯夫先生能够稍微考虑一下这些差别，而不这样轻易地受自己的生花妙笔和自己的 Kleinbürger^② 的心灵支配，那末他既不会写出上面引证的那段话，也不会写出其他的废话，说什么学校的阶级大纲应该分成富人的大纲和穷人的大纲两种，阶级大纲在西欧没有成就，阶级学校要以阶级限制为前提，等等。所有这些都异常清楚地说明，尽管题目很大，尽管词句漂亮，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却根本不了解阶级学校的实质是什么。最可敬的民粹主义者先生，这个实质就是：教育的组织和受教育的机会，对一切**有产者**来说，都是同样的。阶级学校不同于等级学校的实质就在**有产者**这三个字上面。因此上面引证的尤沙柯夫先生的一段话，说在考虑到学校的阶级利益的情况下，似乎“根本谈不上制定一个国立中学的共同形式”，就完全是胡说。恰恰相反：阶级学校如果办得彻底，就是说，如果它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的残余，它必然要以学校的一个共同形式为前提。阶级社会的实质（因而也是阶级教育的实质）就是：法律上完全平等，所有的公民享有

① 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当我们只谈到阶级的时候，总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非等级的阶级。

② 小资产阶级。——编者注

完全平等的权利，有产者享有完全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等级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属于一定的等级。阶级学校没有等级，只有公民。它对所有的学生**只有一个**要求：要求他们缴纳学费。阶级学校根本用不着把大纲分成富人的大纲和穷人的大纲两种，因为缴不起学费、教材费和整个学习时期膳宿费的人，阶级学校根本不让他受中等教育。阶级学校决不以阶级限制为前提，因为阶级和等级相反，阶级总是使个人保持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的完全自由。阶级学校对任何有钱读书的人都不加以限制。说“这些进行半教育的、在道德上和智力发展上对各个居民阶层实行阶级分离的危险大纲”，在西欧“没有成就”（第9页），这完全是歪曲事实，因为谁都知道，不论在西欧或在俄国，中等学校实质上都是阶级学校，它只为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由于尤沙柯夫先生暴露出来的概念异常混乱，我们认为对他再做下面的补充解释也未必是多余的：在现代社会中，即使是不收任何学费的中等学校，也仍然是阶级学校，因为学生在七、八年内的膳宿费要比学费多得多，而能够缴纳这笔费用的只有极少数人。如果尤沙柯夫先生想成为现代中学改革派的实际顾问，如果他想在当前现实基础上提出问题（他也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就应该只谈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只谈这一点**，或者索性不谈“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这个棘手的问题。还应该说一句：这些原则问题和尤沙柯夫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推荐的用现代语言代替古代语言一事的联系是不大的。如果他只是这样推荐一下，我们也不会反驳他，甚至准备宽恕他的信口雌黄。但是既然他**自己**提出了“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的问题，那就让他对自己所有的荒唐词句负责吧。

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远不止上面引证的这些。忠于“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基本思想的尤沙柯夫先生，在涉及阶级问题之后，接着就站到“广阔的观点”（第12页，参看第15页）上来，这种观点广阔到了这样的程度，按照这种观点，他可以高傲地忽视阶级差别，可以不谈个别阶级（呸，这多狭窄！），而谈整个民族。这种观点的出色的“广阔”是用所有大大小小的道德家、特别是 Kleinburger 道德家惯用的方法取得的。尤沙柯夫先生严厉地谴责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和这种现象在教育上的反映），并以冠冕堂皇的词句和无比巨大的

热情谈论这种现象的“危险性”（第9页）；说“任何形式的阶级教育制度，基本上都是与国家、民族和受教育的个人的利益矛盾的”^①（第8页）；说学校的阶级大纲“不论从国家的观点或从民族的观点看来，都是不适当的，危险的”（第9页）；说历史的例子只是证明，“阶级制度和阶级利益的发展纯粹是反民族的，这种发展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并且认为它对民族福利和国家本身都是危险的”（第11页）；说“各地的阶级管理机构都被这样或那样废除了”（第11页）；说这种分裂为阶级的“危险”现象引起了“各个居民集团之间的对抗”，逐渐消除了“民族团结和全国爱国主义的精神”（第12页）；说“广义地、正确地、富有远见地来理解的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每个公民的利益，决不应该对立起来（至少在现代国家中应该是这样）”（第15页），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用 Kleinburger 的毫无意义的“愿望”，用这些悄悄顶替了对事实的说明的愿望来抹杀当前现实本质的弥天大谎和空洞废话。要给产生这种词句的世界观找到一个类似的观点，那就需要领教一下成了当地资产阶级理论上的怯懦心理和政治上的惶惑心情的必然表现的西欧“伦理”学派的代表人物⁸。

我们只想把这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词句和慈善心肠、把这种卓越的洞察力和远见跟下面一个小小的事实作一对比。尤沙柯夫先生谈到了等级学校和阶级学校的问题。头一个问题可以找到确切的统计材料，至少可以找到男子中学⁹、不完全中学¹⁰和实科中学¹¹的确切的统计材料。下面就是我们摘自财政部的出版物《俄国的生产力》（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19编《国民教育》第31页）的材料：

“学生的等级出身情况（占学生总数的百分比）可从下表看出：

① 最可尊敬的 Kleinburger 先生，二者必居其一：你说的或者是已分裂成阶级的社会，或者是没有分裂成阶级的社会。在前一种情况下，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教育。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可能有阶级的国家、阶级的民族和属于某一阶级的个人。在这两种情况下，这句话都没有意义，它只是反映了胆怯地闭上眼睛，不敢正视当前现实最显著的特征的 Kleinburger 的天真愿望。

家庭出身	国民教育部的男子中学 和不完全中学的学生			实科中学的学生		
	1880年	1884年	1892年	1880年	1884年	1892年
世袭和非世袭的贵族和官吏……	47.6	49.2	56.2	44.0	40.7	38.0
僧侣……	5.1	5.0	3.9	2.6	1.8	0.9
城市等级……	33.3	35.9	31.3	37.0	41.8	43.0
农村等级（包括异族和下级官吏）……	8.0	7.9	5.9	10.4	10.9	12.7
外国人……	2.0	2.0	1.9	3.0	4.8	5.4
其他等级……	2.0	与上项合并计算	与上项合并计算	3.0	与上项合并计算	与上项合并计算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这个表格有力地向我们证明，尤沙柯夫先生说我们似乎已经立即而坚决地（??）“抛弃了等级学校”的说法是多么不慎重。相反地，既然一般的中学（更不必说特权的贵族学校等等）就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学生是贵族和官吏的子弟，那末等级制度直到现在还在我国中学中占统治地位。贵族和官吏的唯一的、不容忽视的竞争者是在实科中学占优势的城市等级。而农村等级的比重却是微乎其微（假如注意到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其余的等级，这个情况就更加明显）。因此这个表格有力地证明，谁想谈论我国现代中学的性质，谁就必须牢牢记住，只能谈论等级学校和阶级学校，既然“我们”确实抛弃等级学校，那末这样做仅仅是为阶级学校扫清道路。不言而喻，我们决不是想说，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的问题，改进阶级学校的问题，对于那些没有享用、也不可能享用中等学校的阶级来说，是无关紧要或无足轻重的问题。相反地，这些问题对于这些阶级来说也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因为等级制度无论在生活中或在学校中对它们的压迫都特别沉重，因为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不过是俄国全盘欧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只想表明：尤沙柯夫先生怎样歪曲了事实；他的那种似乎“广阔的”观点实际上甚至远不如资产阶级对问题的看法。顺便谈一谈资产阶级性问题。亚·曼努伊洛夫¹³先生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既然彼·别·司徒卢威¹⁸这样肯定地说明舒尔采·格弗尼茨¹⁴的片面性，那他为什么还“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俄国

财富》杂志第11期第93页)。亚·曼努伊洛夫先生不能理解这一点，完全是由于他不仅不了解俄国“学生”的基本观点，而且也不了解所有西欧“学生”的基本观点；不仅不了解“学生”的基本观点，而且也不了解导师的基本观点。要不然也许曼努伊洛夫先生想要否认“导师”的基本观点（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着他的全部理论活动、著作活动和实践活动）之一是彻底敌视用甜言蜜语掩饰现代社会分裂成阶级的“广阔观点”的爱好者？否认“导师”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坚决承认公开的、彻底的“资产阶级思想”比渴望阻碍和中止资本主义发展的 Kleinburger 的思想进步和高明？如果曼努伊洛夫先生不明白这一点，那就让他去研究一下他的杂志撰稿同仁尤沙柯夫先生的著作吧！让他想一想看，在目前使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上，除了尤沙柯夫先生而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位公开的、彻底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者，他维护的正是现代学校的阶级性质，他证明这是想象中最好的东西，并且竭力彻底排挤等级学校，扩大阶级学校的入学可能性（上述意义上的入学可能性）。的确，这样的思想会比尤沙柯夫先生的思想高明得多，而且会使注意力集中于现代学校的实际需要，即消灭现代学校的等级限制，而不集中在 Kleinburger 的模糊不清的“广阔观点”上。公开阐明和维护现代学校的片面性，就会正确说明现实，而且片面性本身就会启发另一面的觉悟①。而尤沙柯夫先生的“广阔的”空谈反而只能腐蚀社会觉悟。最后，问题的实际方面……但是尤沙柯夫先生不仅在这篇文章中间，而且在自己的“空想”中间都丝毫没有超出阶级学校的范围，因此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空想”。

- ① 我们清楚地觉得，《俄国财富》杂志的撰稿人要了解这种性质的论证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由于他们不仅不了解“学生”，而且也不了解“导师”的缘故。

例如，一位“导师”还在1845年就证明了谷物法的废除对英国工人的好处。他说，这种废除使农场主变成了“自由党人即自觉的资产者”，而一方面的觉悟程度的这种增长必然导致另一方面觉悟程度的同样增长（Fr.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New York, 1887, p. 179）（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第179页。——编者注）。《俄国财富》杂志的撰稿人先生们，为什么你们在“导师”面前只是这样彬彬有礼，而不揭发他们“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行为呢？

三

尤沙柯夫先生探讨“全民教育问题”（见文集的标题）的文章的题目是：“教育的空想。全民中等义务教育计划”。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尤沙柯夫先生这篇大有教益的文章允诺了很多东西。但实际上，尤沙柯夫先生的“空想”允诺的东西还要多得多。作者在文章开头就这样说：

“亲爱的读者，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步，决不做任何让步或妥协……对全体男女公民实行完全的中学教育，这种教育对所有的人都是强制的，并且是不需要国家、地方自治局¹⁵和人民任何费用的，——这就是我的宏伟的教育空想！”（第201页）显然，善良的尤沙柯夫先生认为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费用”。他在同一页上重复说，全民初等教育需要费用，而全民中等教育按他的“计划”则不需要任何费用。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不仅不需要任何费用，而且许诺的东西远不止实行全民中等教育。为了表明这位《俄国财富》杂志撰稿人对我们许诺的东西的全部内容，就要提前引用一下作者在把自己的整个计划叙述完了之后欣赏自己的杰作时高声说出的那些十分得意的话。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就是，把中学教育和自己养活自己的“中学生”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耕种土地……能够保证整个年轻一代从出生到中学毕业都得到丰富的、美味的、卫生的食品，能够保证为了抵偿学费而服工役的青年（关于尤沙柯夫的这种 Zukunftsstaat^①的制度，下面将要更详细地谈到）、全体教职员和领导人员也得到食品。同时他们还能得到鞋子，还可以缝衣服。此外，从上述那块土地还可以得到将近20000卢布的收入：15000卢布是出售剩余牛奶和春种谷物的收入……将近5000卢布是出售毛皮、鬃毛、羽毛和其他副产品的收入。”（第216页）读者，请你想一想：养活整个年轻一代，直到中学毕业，也就是说，直到21—25岁！（第203页）要知道这就等于养活全国人口的一半^②。养活和教育几千万人口，——

① 未来国家。——编者注

② 根据布尼亚科夫斯基的材料，俄国人口按年龄计算：1000人中间，20岁以下的有485人，25岁以下的有576人。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劳动组织”！有人断言民粹派的“劳动组织”计划是空谈家的空话，尤沙柯夫先生显然对这些恶毒的人十分生气，于是决定把这种“不需要任何费用”就能实现的整个“劳动组织”“计划”发表出来，彻底打垮这些恶毒的人……但是还不止这些：“……同时，我们还扩大了任务；我们要这个组织担负养活全体儿童的义务；我们考虑到在青年人出校时给他们一笔对农村说来是相当可观的嫁奁；我们认为利用这些款项还可以给每所中学即每乡聘请一位医生、一位兽医、一位农学家、一位园艺家、一位工艺师和六位工匠，至少（他们会提高产量、满足整个地方的适当需要）……我们的计划一经实现，所有这些任务就会在财政上和经济上得到解决……”^①有人曾经认为，民粹派标榜一时的“我们”是“一个神秘的陌生人”，是头戴两顶小圆便帽的犹太人等等，现在这些恶毒的人该羞愧得无地自容了吧！这是多么无耻的诬蔑！今后只要引证一下尤沙柯夫先生的“计划”，就足以证明“我们”是万能的，“我们的”计划是可能实现的。

也许读者会对“可能实现”一词发生怀疑？也许读者会说，既然尤沙柯夫先生把自己的创作叫做空想，那他当然也就不会谈论可能实现的问题？如果尤沙柯夫先生自己对“空想”一语没有做极端重要的说明，如果他在自己的全部阐述中没有三番五次地强调自己的计划可能实现，那末情况就会是这样。但是作者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我敢这样认为，这种全民中等教育只有骤然看来才是空想。”（第201页）……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更敢这样断言，这种全民教育比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已经实现的和在俄国某些省份就要实现的全民初等教育更加可能实现。”（第201页）尤沙柯夫先生对自己计划实现的可能性竟相信到了这样的程度（显然是在上面说明了“计划”一语比空想更为确切之后），甚至在制定这个计划时对一些极其细小的“实际的方便”都没有忽视，譬如他由于尊重“欧洲大陆反对”男女“合校制的偏见”而特意

^① 第237页。这段话的两个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都是尤沙柯夫先生加的。这里我们一个字也未敢漏掉。

把男女分校制保留下来，并且特别强调，他的计划“不会破坏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既定的教学计划，不过课程要多一些，因而教员的报酬也要多一些”……“如果不只是想做做试验，而是想实现真正的全民教育，那末这一切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第205—206页）世界上有过很多空想家，他们较量过自己空想的引诱力和严整性，但是在他们中间未必能够找到一个空想家这样关心“既定的教学计划”和教员的报酬。我们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把尤沙柯夫先生当做真正讲究实际的、真正实事求是的“空想家”举出来。

很明显，既然作者许诺的东西这样多，那末他的全民教育计划就值得十分仔细的研究。

四

尤沙柯夫先生所根据的原则是：中学同时应该是农庄，应该靠本校学生的夏季劳动来维持。这是他的计划的基本思想。尤沙柯夫先生认为：“这个思想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第237页）我们也同意他的说法，这里的确有正确的思想，不过不能把这种思想硬套在“中学”上面，硬套在用学生的劳动可能“抵偿”中学的经费这一点上面。这个正确思想就是，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这个思想还是伟大的空想家们¹⁶提出来的；“学生们”也完全赞同这个思想，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原则上并不反对妇女和少年从事工业劳动，认为完全禁止这种劳动的企图是反动的，他们只是坚决主张这种劳动必须在完全合乎卫生要求的条件下进行。因此尤沙柯夫先生的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他说：“我只想提出一个思想”（第237页）……这个思想早就提出来了，而且我们也不敢设想（在相反的看法没有证实以前），尤沙柯夫先生会不熟悉这个思想。《俄国财富》杂志的撰稿人想要提出而且已经提出了一个完全独特的**实现这个思想的计划**。只是在这一方面，应该承认他是富有独创精神的，不过他的独创精神已经达到了……达到了极限。

为了使普遍生产劳动同普遍教育相结合，显然必须使**所有的人都**担负参加生产劳动的义务。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吧！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我们的“民粹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的确应该规定体力劳动的义务是一个共同的原则，**但这决不是为所有的人规定的，而只是为穷人规定的。**

读者也许以为我们在开玩笑吧？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为有钱缴纳全部学费的富人设立的纯粹城市中学，可以保持目前的形式。”（第229页）在第231页上，“富人”被直接列入不吸收到“农业中学”受义务教育的“居民类别”里去。因此义务生产劳动在我们的民粹主义者看来就不是人类普遍和全面发展的条件，而只是为了付中学学费。就是这样。尤沙柯夫先生在他文章的开头部分研究了农业中学所必需的冬工问题。他觉得下面这种供应中学以冬工的方式是最“合逻辑的”。低年级的学生不做工，因此他们的膳宿和学习是免费的，他们不偿付校方为此支出的任何费用。“如果是这样，毕业之后做工抵偿这些开支难道不是他们的绝对义务吗？履行这个经过周密考虑的、对所有**无力缴纳学费的人**硬性规定的任务，会使中学农庄得到必要的冬工和增补的夏工……这在理论上是非常简单的，容易理解的，无可争辩的。”

（第205页，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天哪，什么还能比这更“简单”呢？有钱出钱，无钱做工！任何一个店铺掌柜也都会承认，这是最“容易理解”的。况且这是多么切合实际呵！不过……不过这里哪有什么“空想”呢？为什么尤沙柯夫先生要用这样的计划玷污他想作为自己的空想基础的那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呢？

穷学生服工役，——这是尤沙柯夫先生整个计划的基础。不错，他认为还可以采取另一种取得冬工的方式——雇佣^①，不过他把这种方式

① “有经验有学问的庄主领导的、有一切先进设备的、拥有熟练的受过教育的工人的中学农庄，应当成为有收益的农庄，应当抵销雇用必要工人的开支。某些有功劳的（sic!）（原文如此！——编者注）工人也许还可以分得一些收入。在一部分工人中间，特别是在已在这种中学毕业的无地的工人中间，大概已经不得不这样做了。”（204页）

放在次要的地位。所有不服兵役的学生，即三分之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都必须服工役3年（必要时服4年）。尤沙柯夫先生直截了当地说道：“只有这种制度，才是解决全民教育（甚至不是初等教育，而是中等教育）这一任务的关键。”（第207—208页）“永远留在学校和依附（！）学校的少数常年工人，更充实了中学农庄的这些劳动力。这就是我们农业中学可能得到而绝非空想的劳动力。”（第208页）当然，其他工作（这些工作每个农庄也不会少吧？）也要他们来做：“厨夫、洗衣女工的补充人员和文书都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学毕业后服3年工役的学生中间挑选出来。”（第209页）中学还会需要工匠：裁缝、鞋匠、木匠等等。当然可以“挑些服满3年工役的学生给他们当助手”（第210页）。

这些雇农（或者是农业中学的学生？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们）的劳动会得到什么报酬呢？他们会得到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得到“丰富的、美味的食品”。尤沙柯夫先生准确地估计了这一切，订出了“拨给农业工人的一般”伙食标准。诚然，他“并不打算采取这样的办法维持中学”（第210页），但他还是把这个标准保持了下来，因为中学生还可以从自己的地上收马铃薯、豌豆、扁豆，还可以种榨植物油用的大麻和向日葵，此外，开斋的日子还可以得到半磅肉和两杯牛奶。读者，请不要以为尤沙柯夫先生只是随便提到这些，只是举例子而已。不是的，他把所有一切——一两岁小牛犊的头数、病人的疗养费、家禽的饲料都计算得清清楚楚。他连厨房的脏水、下水、菜皮都没有忘记（第212页）。他什么都没有漏掉。其次，衣服和鞋子可以用学校自己的工具来做。

“但是做衬衣、被褥、桌布、夏服用的布料，比较结实的冬装料和冬大衣毛皮（即使是羊皮），当然都需要购买。全体教职员及其家属当然应该自备衣料，虽然服装工场他们也可以享用。至于给学生和服3年工役的工人购买衣料的开支，则可以毫不吝啬地规定每人每年50卢布，或者说，全校每年将近6万卢布。”（第213页）

我们简直要被我们的民粹主义者讲究实际的精神感动了。请想一想：“我们”，“社会”，在建立这样一个宏伟的劳动组织，在向人民实行普遍的中等教育，所有这些既不需要任何费用，又有十分巨大的道德效果！“我们”现在的那些由于愚昧、粗鲁和野蛮而每年少于61卢布

（生活由庄主负担）^① 就不愿做工的农业工人，如果看到受过中学教育的雇农每年做工只获得50卢布，该得到一个多好的教训！可以相信就是柯罗波奇卡⁴⁷本人现在也会同意尤沙柯夫先生的说法：他的计划的理论基础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五

中学的经济将怎样经营呢？中学将怎样管理呢？中学的经济，正象我们所知道的，将是混合经济：部分是自然经济，部分是货币经济。当然，尤沙柯夫先生对这个重要问题已经做了十分详细的说明。他在第216页上对各项开支做了准确的估计，认为每所中学需要160,000—170,000卢布，因此15,000—20,000所中学大约需要30亿卢布。当然，这些中学可以出卖农产品来赚到这笔钱。我们的作者真是富有预见，他还考虑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条件：“设在城郊或位于车站附近即离大的中心城市不远的铁路线上的中学，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这里完全可以用蔬菜业、果园业、牛奶业和手工业来代替耕作业。”（第228页）就是说，做买卖将不是开玩笑的了。但是谁来做买卖，作者没有交代。可以设想，中学的教务处将有一部分变成商务处。怀疑论者也许想知道：中学一旦破了产该怎么办？一般说来，它们会不会做生意？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吹毛求疵：既然现在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商人在做生意，那末我们的知识界人士来干这一行就一定会大有成就，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中学要经营当然需要土地。尤沙柯夫先生写道：“我想……假使这个思想注定要得到实际试验，那末为了试验，最初成立的几所农业中学就应该得到6000—7000俄亩的土地。”（第228页）10900万人口（2万所中学）就需要将近10000万俄亩的土地，但是请不要忘记，从事农业劳动的只有8000万人。“只有他们的子女才必须进入农业中学。”

① 根据农业和农村工业局的材料，欧俄每个农业工人每年平均工资为61卢布29戈比（1881—1891年10年间），生活费为46卢布。

另外还有将近 800 万人应该归入各类居民中去^①。最后还剩下 7200 万人。他们只要有 6000—7200 万俄亩的土地就够了。“这当然还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第 231 页），但是尤沙柯夫先生并不因此而惶惑不安。因为国库也拥有很多土地，只是这些土地的位置不太合适。“譬如，波列西耶北部就有 12760 万俄亩的土地。那里，如果在必要的地方能够采取对换土地的方式，把私人的甚至农民的土地和国有的土地对换一下，把前一种土地拨给学校，那末，无偿地供应我们农业中学以土地大概就没有甚么困难了。”东南部的“情况也这样好”……（第 231 页）。嗯……

“好啊”！就是说，把他们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去！不错，这个省份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个流放的地方，那里的国有森林绝大部分甚至还没有“安排”停当，——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把中学生和受过教育的教员送到那里去，他们就会把所有的森林砍掉，把土地弄得干干净净，然后把庄稼种起来！

中部地区则可以赎买土地，因为总共不过 8000 万俄亩。发行一种“有保证的债券”，债券的还本付息当然由“得到赐地的中学”（第 232 页）分别负责，——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尤沙柯夫先生说，用不着害怕“财务手续的庞大。这种手续并不是不能完成的”（第 232 页）。这“实质上”是“最有保证的抵押”。还有什么没有保证呢？不过要再问一下，这里哪有什么“空想”呢？难道尤沙柯夫先生真的认为我们的农民已经无知和不开化到连这样的计划都不会赞同吗？请缴纳赎买土地的赎金，偿还“购买最初设备的债款”^②，请供养整个中学，付给全体教员薪

① 下面就是免进农业中学的各类幸运儿的全部名单：“富人，受退化者，伊斯兰教女孩，异族子女，狂信教徒，盲人，聋哑，白痴，精神病患者，慢性病患者，传染病患者，罪犯”（第 231 页）。当我们读完这个名单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吓得缩成一团了；我们想，天哪，我们的亲人是不是能够算做免进农业中学的幸运儿呢？算做第一类？钱大概不够！如果是女的，也许还可以耍花招，算做伊斯兰教女孩，但男的怎么办呢？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第三类上。大家知道，尤沙柯夫先生的杂志撰稿同仁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已经把彼·别·司徒卢威直接算做异族人，也许他也会开开恩，把我们全都算做“异族子女”，这样我们的亲人就可以不进农业中学了！

② 第 216 页，每所中学 10000 卢布。